

黃永武博士主編

杜詩叢刊（第四輯）

讀杜心解
(二)

台灣大通書局印行

讀杜心解卷三

卷三之一（五律） 起玄宗開元間至肅宗乾元二年

《集年譜》：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，公遊齊、趙。二十九年後，在東都。天寶四載，在齊州。五載，至長安。六載，應詔退下。八載，聞至東都，尋返長安。十載，進三賦，待制集賢院。十一載，召試參選。十四載，授河西尉，改右衛率府參軍。秋冬，往來奉先、白水。十五載，往白水，又往鄜州。七月，肅宗即位，改元至德，陷賊中。二載，脫賊，謁上鳳翔，拜左拾遺，尋放還鄜州。十月，上還京，公亦至京。乾元元年，任拾遺。六月，司功華州。冬，聞至東都。二年春，回華州。

登兗州城樓^①

果郡趨庭日^②，南樓縱目初。浮雲連海岱^{一作：嶽}，平野入青徐。孤嶂秦碑在^③，荒城魯殿餘^④。

從來多古意，臨眺獨躊躇。

①邵寶注：兗州，魯所都。

②前漢志：東郡，秦置，屬兗州。劉注：公父開爲兗州司馬，公時省侍。

③秦

本紀：始皇東行郡縣，上鄒嶺山，刻石頌秦德。

④魯靈光殿賦：殿本景帝子魯共王所立。後漢書注：在兗

州曲阜縣城中。

首、二，點事。三、四，橫說，緊承「縱目」。五、六，豎說，轉出「古意」。末句仍繼還「登」字，與「縱目」應。局勢開拓，結構蘊

題張氏隱居二首^①

之子時相見，邀人晚興留。
霽一作潭，譚發發音發，非。春草鹿呦呦。
杜酒偏勞勸^②，張梨不外求^③。
前村山路險，歸醉每無愁。

①其一爲七律，見四之一。

②急就篇注：杜康又作穉酒。

③潘岳閑居賦：張公大谷之梨。

「春山無伴」篇，寫得張君清虛蕭淡。此篇記其留飲，又似極有人羣之興。蓋空谷寔然，雖習靜之流，未免有情也。此與前詩未必一時所作，公留寓山村有日矣，玩時相見可知。○顧宸云：酒本出於杜，故云「偏勞勸」。梨自出於張，故云「不外求」。

劉九法曹鄭瑗丘石門宴集^①

秋水清無底，蕭然淨客心。
掾曹乘逸興，鞍馬去相尋。
一作到。荒林。能吏逢聯壁，華筵直一金。^②晚來橫吹好，泓下亦龍吟^③。

①《唐書》：府州各有法曹參軍事。邵注：瑗丘，兖州府治。鄭是官於瑗丘者。

②《淮南子》：秦以一饒爲一金。漢

以一斤爲一金。《漢·食貨志》：黃金方寸重一斤。③化用游魚出聽事。

此逐層敘事之詩。一二，石門領起。三指劉，四含鄭。「相尋」，絡繹之義也。五、六，敘宴集。下一「逢」字，連已在內。結乃酒酣樂奏之趣。「龍吟」，聲「橫吹」生色，亦與「秋水」相顧。

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^①

秋水通溝洫，城隅進一作集小船。
晚涼看洗馬，森木亂鳴蟬。
菱熟經時雨，蒲荒八月天。
晨朝

降白露，遙憶舊青氈^①。

①《唐志》：任城縣，屬兗州。

②《世說》：王獻之夜臥，有盜入室，獻之語曰：「青氈我家舊物，可特置之。」

「秋水」二字全提。中四，皆進船之景，句句不脫「秋」字。第七，乃作詩之根。節逢「白露」，感觸而成也。「憶青氈」，寒意動，鄉思亦動矣。

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^①

東嶽雲峯起，溶溶滿太虛^②。震雷翻幕燕，驟雨落河魚。座對賢人酒^③，門聽長者車^④。相邀泥泥薄，騎馬到階除。

①走，走筆也。

②《公羊傳》：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，其泰山之雲乎。

③《魏志》：以

酒清者爲聖人，濁者爲賢人。

④《陳平傳》：平家負郭窮巷，門外多長者車轍。

八句一滾下，作一幅尺牘看。上四，由「雲」而「雷」，而「雨」，從雨前遞到對雨也。五、六，對酒懷人，所謂書懷也。七八，結出走邀意。○「落河魚」本常語，注家雜引書符隕魚等事，直堪捧腹。盧元昌說此詩亦太遠。

已上人茅齋^①

已公茅屋下，可以賦新詩。枕簟入林僻，茶瓜留客遲。江蓮搖白羽^②，天棘蔓青絲^③。空忝許詢輩，難酬支遁詞^④。

①《般若經》：佛言：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，心不散亂，是名上人。

②《華嚴會玄記》：青松爲屋尾，白蓮爲羽。

③

④《纂注》：杜田正釋：夢，當作蔓。《抱朴子》及《博物志》皆云：天門冬，一名麒麟。《本草圖經》云：春生

藤蘿，葉如絲而細散。然不載天稗之名，夢弼云：天與願聲相近也。

⑨世說：支遁、許詢，共在會稽王齋。

支爲法師，許爲都講。

須識此時首尾一貫。已公當亦能詩者，公蓋與之酬和而作也。「可以賦」，兩人並提。與結聯呼應。「枕簟」、「茶瓜」，點事也。「白羽」、「青絲」，固是寫景，亦以映帶上人應扇捉拂風致也。中四，都是助發兩人詩興處。故七、八，雙結應前。若以「賦新詩」單看作公自賦，則結語爲突出矣。

房兵曹胡馬①

胡馬大宛

於爰切

名②，

鋒稜瘦骨成。

竹批雙耳峻③，

風入四蹄輕。所向無空闊，真堪託死生。

驍騰有如此，萬里可橫行。

①唐書：諸衛府州，各有兵曹參軍事。

②史記：得大宛汗血馬，名曰天馬。

③齊民要術：馬耳欲小而

銳，狀如斬竹筒。

此與「畫鷹」詩，自是年少氣盛時作，都爲自己寫照。○前半先寫其格力不凡，後半并顯出一副血性，字字凌厲。其鍊局之奇峭，一氣飛舞而下，所謂習蝕不斷者也。

畫鷹

素練風霜起①，蒼鷹畫作殊②。

攬身思狡兔③，側目似愁胡④。條鏃光堪摘⑤，軒楹勢可呼⑥。

何當擊凡鳥，毛血灑平蕪。

①素練，畫絹也。

②畫作二字平用，猶所謂工作、耕作之類。

③晉灼曰：攬，古煉字。

④孫楚《鷹賦》：

深目蛾眉，狀如愁胡。

④條，同縹。縹，轉軸。朱注：以條繫縹足，而繫之於縹。

⑤孫楚《鷹賦》：鷹則應機，

招則易呼。

與《胡馬》篇競爽。入手突兀，收局精悍。○起作驚疑問答之勢。言此素縹也，而風霜忽起，何哉？由來蒼鷹畫作，殊絕動人也，是倒插法，又是裁對法，「攫身」、「側目」，此以真鷹擬畫，又是貼身寫。「堪摘」、「可呼」，此從畫鷹見真，又是飾色寫。結則竟以真鷹概期之。乘風思奮之心，疾惡如讐之志，一齊揭出。

過宋員外之間舊莊①

宋公舊池館，零落首陽阿②。

枉道祇從入，吟詩許更過。

淹留問耆老

一作舊

寂寞向山河。更

識將軍樹③，悲風日暮多。

①原注：員外季弟執金吾，見知於代，故有下句。○《唐書》：之間，字延清。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。弟之悌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劍南節度使。

②《一統志》：首陽山，在河南偃師縣。按：之間有《陸渾別業》詩。陸渾，首陽，俱在洛陽之南。公亦有《陸渾莊》，當相去不遠也。

③馮異事。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將軍一去，大樹飄零。

之間與公祖審言爲唐律之祖，於公則東山所謂聖家前輩，亦詩法淵源也。故因其廢莊相近，枉道入訪。而以隔世酬吟，致傾仰焉。五、六，則徘徊而慨歎之也。末并及其弟。蓋之悌官宿衛時，亦曾居此莊者。今皆物故，是以銳致其悲。○黃鶴以之悌不會爲金吾官，疑原注誤。仇氏因并原注削之，遂使落句無着。殊不知執金吾乃宿衛官之號，之悌嘗官羽林，何不可稱之有。○朱注：開元二十九年，公築室首陽。祭遠祖當陽君，應在是時。今附祭文。

祭遠祖當陽君文

維開元二十九年，歲次辛巳，月日，十三葉孫甫，謹以寒食之食，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、鎮南大將軍、當陽成侯之

靈。初陶唐氏出自伊祁。聖人之後，世食舊德。降及武庫，應乎虬精。恭聞淵深，罕得親測。勇功是立，智名克彰。繕甲江陵，駿清東吳。建侯於荆，邦於南土。河水活活，造舟爲梁。洪濤奔汜，未始騰毒。春秋主解，藥隸躬親。嗚呼筆迹，流宕何人。蒼蒼孤墳，獨出高頂。靜思骨肉，悲憤心胸。峻極於天，神有所降。不毛之地，儉乃孔昭。取象邢山，全模祭仲。多藏之戒，煥序前文。小子築室首陽之下，不敢忘本，不敢違仁。庶刻壘石，樹此大道。論次昭穆，載揚顯號。予以采繁，于彼中國。離其尸之，有齊列孫。嗚呼！敢告茲辰，以永薄祭。尙鑒。

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^①於我太夫人堂下^②壘^{一作累}土爲山一匱^{一作資}盈尺以代彼朽木承

諸焚香盜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^③蓋茲數峯^④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^⑤

一匱功盈尺，三峯意出羣。望中疑在野，幽處欲生雲。慈竹春陰覆，香爐曉勢分。惟南將獻壽，佳氣日氤^{一作氣}氲。

①《唐志》：吏部員外郎二人，一人主判南曹。朱注：權德輿《吏部南曹廳壁記》云：高宗上元初，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。後或詔他曹郎權居之。此云南曹小司寇，當是以秋官權職者。②太夫人，盧氏，公祖嘗言繼室。

③《述異記》：南中生子母竹，即今之慈竹也，又謂之孝竹。④蓋，竹叢蓋覆也。⑤照舊本作長題。仇刻屬

改本。

錯綜還題，又極安頓。「惟南」句取如南山之壽意，親切疊出太夫人堂下也。然「惟南」字似礙。○附：盧太君誌，并萬年縣君誌。

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

錢鏐，此代其父開作也。

五代祖柔，隋吏部尚書容城侯。大父元懿，是渭南尉。父元哲，是廬州慎縣丞。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，故修文館學士、著作郎、京兆杜府君諱某（書言）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，卒於陳留郡之私第，春秋六十有九。嗚呼！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，被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。以是月三十日庚申，將入著作之大塋。在縣首陽之東原。我太君用甲之穴，禮也。墳南內大道百二十步，奇三尺，北去首陽山二里。凡塋車錫輿設簋置銘之名物，加席人一等，蓋遵儉素之遺意。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，則壬甲可知矣。遣奠之祭畢，一、二家相進曰：斯至止，將欲啓府君之墓門，安輿櫬於其右。豈廢飾未具，時不練與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，初太君令之，諸子受之；流俗難之，太君易之。今茲順壬取甲，又遺意焉。嗚呼！孝哉！孤子登，號如嬰兒，視無人色。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隸，皆蓬首灰心，嗚呼流涕。寧或一哀所感，片善不忘而已哉！實惟太君積德以常，臨下以恕；如天之厚，縱天之和；運陰敷之名數，秉女儀之標格。嗚呼！得非太公之後，必齊之姜乎！薛氏所生子：適曰某（闕），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；次曰升（唐書作井），幼卒，報復父讐，國史有傳；次曰專，歷開封尉，先是不祿。息女：長適鉅鹿魏上瑜，蜀嗣丞；次適河東裴榮期，濟王府錄事；次適范陽盧正鈞，平陽郡司倉參軍。嗚呼！三家之女，又皆前卒。而某等夙遭內艱，有長自太君之手者。至於婚姻之禮，則盡是太君主之。慈恩穆如，人或不知者，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。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。登即太君所生，前任武康尉。二女：曰適京兆王佑，破石尉；曰適會稽賀塢，卒常熟主簿。其往也，既哭成位，有若家婦同郡盧氏（朱云：當作清河崔氏）、介婦蔡陽鄭氏、鉅鹿魏氏、京兆王氏女，通諸孫三十人。內宗外宗，實以疏闊者，或玄纁玉帛，自他日互有所至。若以杜氏之葬，近於禮而可觀。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，式志之金石。銘曰：太君之子，朝議所尊。貴因長子，澤就私門。毫邑之都，終天之地。享年不久，歿而猶說。

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

甫以世之錄行跡，示將來者多矣。大抵家人賄賂，詞客阿諛。真偽百端，波瀾一揆。夫載筆光芒於金石，作程通達於神明。立德不孤，揚名歸實。可以發皇內則，標格女史，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。其先系統於伊祁，分姓於唐杜。吾祖也，吾知之。遠自周室，迄於聖代。傳之以仁義禮智信，列之以公侯伯子男。春秋傳云：「穆叔謂之世祿。」其在茲乎。曾祖某（名無遺），隋河內郡司功、懷嘉縣令。王父某（依藝），皇朝監察御史、洛州蒙縣令。前朝咸以士林取貴，幸邑成名。考某（書言），修文館學士、尚書膳部員外郎，天下之人謂之才子。兄升，國史有傳，縉紳之士諫爲孝重。故美王多出於崑山，明珠必傳於滄海。蓋縣君受中和之氣，成肅雍之德，其來尙矣。作配君子，實爲好仇。河東裴君諱榮期，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。入在清通，同行領袖。素髮相敬，朱紱有光。縣君既早習於家風，以陰教爲己任。執婦道而純一，與禮法而終始。可得聞也。昔舅沒姑老，承順顏色。侍歷年之癯疾，力不暇於須臾。苟便於人，皆在於手。淚積而形骸奪氣，憂深而巾櫛生塵。尊卑之道然，固出自於天性。孝養哀送，名流稱仰。尤所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供給祭祀矣。惟其矜莊門戶，節制差服。功成則運，有若四時。物或猶乖，匪離終日。黜黜組就之事，割烹煎和之宜，規矩數及於親姻，脫落頗益於歲序。若其先人後己，上下敦睦。縣君知歸，揖讓惟久。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，於婦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。周旋不礙於親疏，汎愛無擇於良賤。至如星霜伏臘，軒騎歸寧，慈母每謂於飛來，幼童亦生乎感悅。加以詩書潤業，導誘爲心，退悔吝於未萌，驗是非於往事。內則置諸子於無適之地，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。爰自十載已還，默契一乘之理，絕羣血於神味，混出處於度門。喻符之文字不遺，開卷而音義皆達。母儀用事，家相運行矣。至於磨食滑甘之美，夢結繡線之難，展轉忽微，欲參謀而縣解。指麾補合，猶取則於至成。其積行累功，不爲萬修所住著，有如此者。靈山鎮地，長吐煙雲。德水連天，自浮聖象。則其著心定慧，豈遙於揚掖者哉。

天寶元年某月八日，終於東京仁風里。春秋若干。示諸生滅相。越六月二十九日，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，禮也。嗚呼哀哉！李瑟罷聲，蘋繁晦色。骨肉號令天地感，中外痛兮鬼神惻。有子長曰朝列，次朝英，北海郡縣光尉；次朝牧。女長適獨孤氏，次閨氏，皆稟自胎教，成於妙年。厥初寢疾也，惟長女在列，英、牧或以遊以官，莫獲同會氏之元申。號而不哭，傷斷鄰里。悠哉少女，未始聞哀，又足酸鼻。嗚呼！縣君有語曰：「可以褐衣斂我，起塔而葬。」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，成縣君之榮，愛禮實深，遺意蓋闕。但褐衣在斂，而幽隧爰封，其所廢飾，咸遵儉素。卷茲邑號，未降天書。各有司存，成之不日。嗚呼哀哉！有兄子曰甫，制服於斯、紀德於斯、刻石於斯。或曰：「豈孝宣之猶子歟，奚孝義之勤若此？」甫泣而對曰：「非敢當是也，亦爲報也。」甫昔臥病於我諸姑，姑之子又病，問女巫。巫曰：「處楹之東南隅者吉。」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。我用是存，而姑之子卒。後乃知之於走使。甫嘗有說於人，客將出涕感者久之，相與定謚曰義。君子以爲魯義姑者，遇暴客於郊，抱其所攜，棄其所抱，以割私愛。縣君有焉。是以舉茲一隅，昭彼百行。銘而不韻，蓋情至無文。其詞曰：嗚呼！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。

龍門

龍門橫野斷^①，驛樹出城來。氣色皇居近^②，金銀佛寺開^③。往來時屢改，川陸日悠哉。相闕征途上，生涯盡幾回。

① 鶴注：指東京而言。

② 顧注：杜預云：洛陽西南伊闕口，俗名龍門。

③ 元和志：煬帝登邙山，望伊闕，

曰：「此非龍門耶？」詔營東京於此。按：唐仍之。

④ 舊注：佛地有金色世界、銀色世界。元人《龍門記》：舊有八

寺。

前有遊龍門牽先寺。五古，此再經其地也。後半，俱由屢過發慨。

夜宴左氏莊

風林纖月落[○]，衣露靜^{一作淨}。

琴張。暗水流花徑，春星帶草堂。檢書燒燭短，看劍引杯長。詩

罷聞吳詠，扁舟意不忘。

○古詩：兩頭纖纖月初生。

此詩意象都從「纖月落」三字涵泳出來，乃春月初三四間天清夜黑時作也。月落則坐久，故接「衣露」字。「靜琴張」，既而未必彈也。三四中有詩魂。「燭短」「杯長」，已到半酣時節。知前半皆宴時景也。「吳詠」恐是權奴教乃之聲，故忽動「扁舟」之興。此聲正得之吟成之頃者，故以「詩罷」字作點逗。○自然流出，靜細幽長。黃生云：夜景有月易佳，無月難佳。按此偏於無月中領趣。

重題鄭氏東亭[○]

華亭入翠微，秋日亂清暉。

^{一作}暉。

崩石敬山樹，晴

^{舊作}清。

漣曳水衣[○]。

紫鱗衝岸躍，蒼隼護巢歸。

向晚尋征路，殘雲傍馬飛。

○原注：在新安界。○《唐書》：新安縣，屬河南府。○不見初詠，想未愜而去之也。仍不創重題字，可見古人之質。

○張洽詩注：水衣，水苔也。

適興清遊之作，故景多情少。中四，仰而俯，俯而復仰，有流利迴環之妙。第六着一「歸」字，便暗引結聯。鳥歸而人亦動歸思矣。第八着一「殘」字，便暗收全局。興殘而目遇皆殘境矣。

暫如臨邑至嶠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[○]

野亭逼湖水，歇馬高林間[○]。

鼉吼風奔浪，魚跳浪迴日映山。

暫遊阻詞伯[○]，卻望懷青關[○]。

認斷生雲霧，惟應促駕還。

①《博議》：嶧山當是鵲山之訛。按：天寶四載，在齊州，有同李北海太守登歷下員外新亭詩。原注云：「亭對鵲山湖」，即此也。見一之一。今此詩亦當不甚相後。

臨邑，當經其地。

②暫遊，自謂。舊指員外，非。

③當即指齊州。卻望，回望也。

此律詩而帶古意者。先是有臨邑弟河泛書至，公嘗寄詩寬意矣，至是復往省之。○時員外官於齊州，公亦在齊。就道而經湖亭，與員外別，當未經宿也，何爲即有奉懷之作？人情於朋好遊歷之地，偶一經過，必留連追感。湖亭，即前此與北海、員外諸人賦詩處也。故當歇馬觸景時，慨行踪之暫阻，憶觴詠之同人，因寄言促駕來歸，即還相聚耳。舊注誤認青關爲他郡地名，仇氏遂以「暫遊」屬員外。一似公從他處來，李先往他處去，至此不值而懷之者。於行踪地境，皆失攷也。與《登新亭》詩互證自明。

冬日有懷李白

寂寞書齋裏，終朝獨爾思。更尋嘉樹傳，不忘角弓詩。短褐風霜入，還丹日月遲。未因乘興去，空有鹿門期。

①《左傳》：晉韓宣子來聘，公享之。韓宣子賦角弓。既享，燕於季氏，有嘉樹焉。宣子書之。武子曰：「宿敢不封植此樹，以無忘角弓。」遂賦甘棠。

②《後漢書》：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，採藥不反。

天寶四載，公與白同在齊、魯間。是秋，白即別公再遊東吳。此詩當作於是年之冬，公仍在山東也。「書齋」，即與李同等范隱居詩所云「靜眠共被處」。情好如此，故「嘉樹」、「角弓」誌不忘焉。二句非特古雅可誦，用在東魯，尤爲典切也。五，見時序。六，與李對針。兩人向有瑤草丹砂之約者。七、八，蓋以酬話別時之語也。以上四句皆屬自述。

夜宴左氏莊

重題鄭氏東亭

暫如臨邑至鵲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

冬日有懷李白

三四三

春日憶李白^①

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。清新庾開府^②，俊逸^{一作豪邁}鮑參軍^③。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雲。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^{一作詩}。

①五戰歸長安後詩。

②北周書：庾信，字子山，聰明絕倫。遷驍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。

③宋書：鮑

照，字明遠，文詞瞻逸，臨江王子瑛爲荊州，照爲參軍。

公歸長安，白在東吳，思之而作也。此篇純於詩學結契上立意。方其竄首稱詩，如逢庾、鮑，何其快也。一旦春雲迢遞，「細論」無期，有黯然神傷者矣。四十字一氣貫注，神駿無匹。或以「細論文」爲證其才疏，或以爲別後悟入，比前更細。又或以五、六爲懷其人，前後爲懷其文。種種贅說，皆當一掃而空。

杜位宅守歲^①

守歲阿戎^{一作威}家^②，椒盤已頌花^③。盍簪喧櫪馬^④，列炬散林鴉。四十明朝過，飛騰暮景斜。

誰能更拘束，爛醉是生涯。

①唐·世系表：位爲考功郎中。公後有寄杜位詩，自注：位京中宅近西曲江。

②宋書：謝惠連不爲父所知。

族兄靈運曰：阿戎才悟如此，何作常見遇之！南史：齊王思遠，小字阿戎，王晏從弟也。通鑑注：晉宋間多

呼弟爲阿戎。胡儼曰：注家改爲阿威，不知阿威乃叔姪事。

③崔實四民月令：正月一日，以盤進椒飲酒，號

椒盤焉。晉書：劉琨妻陳氏，元旦獻椒花頌。

④易：朋盍簪。

「守歲接清筵」，孟襄陽句也，知歲除聚宴，唐時風俗如此。困學紀聞云：位，李林甫諸婿也。「盍簪」、「列炬」，其炙手

之徒與？愚按：公四十獻賦，此云「明朝過」，正是年之冬，待制集賢時也。時林甫方擅權，在嚙進者，於其戚屬之家，宜何如翕然。此乃曰吾老將至矣，「誰更拘束」，惟有「爛醉」而已。宜趙氏稱之曰：「感慨豪縱，可想公之爲人也。」

李監宅二首一作李監鐵

尙覺王孫貴^①，豪家意頗濃。屏開金孔雀，褥隱繡芙蓉^②。且食雙魚美，誰看異味重^③。門闌多喜色，女壻近乘龍^④。

①朱注：後一首見吳若本逸詩，草堂本入正集。

②仇注：李係宗室。

③舊唐書：高祖皇后竇氏，父毅，於

門屏畫二孔雀，有求婚，輒與兩箭，潛約中目者許之。

④王僧孺《述夢詩》：以親芙蓉褥，方開合歡被。

⑤誰看，乃意所不料之義。

⑥吳曾《漫錄》云：用《神仙傳》弄玉乘鳳，蕭史乘龍語。

二詩各意，非一時之作，此章專述招壻張宴之事，結處點出。曰「尙覺」，曰「頗濃」，見帝胄舉事，氣象不同。曰「且食」，曰「誰看」，就美饌疊進，駁其珍異。皆若意外驚見之詞，所謂王孫公子，不鑠自雕者也。舊云意主含諷，似非本旨。

華館春風起，高城煙霧開。雜花分戶映，嬌燕入簾回。一見能傾座，虛懷只愛才。鹽車雖絆驥^①，名是漢庭來。

①戰國策：騏驎駕鹽車，上吳坂，遲延負轅而不能進。

此春日偶過監宅而作也，與上首意無涉。上四，景色韶麗，自是貴家園亭氣象。五、六，流水對，美李也。卻從客心傾倒處顯出，愈覺懇摯。七、八，以卑官高貴，跌宕作收，與五、六在離卽之間。言外見官居鹽鐵，本無汲引之柄，而愛才若此。由其種自帝庭，胸襟自然闊達耳。

送韋書記赴安西①

夫子欵通貴，雲泥相望懸。白頭無藉在，朱紱有哀憐②。書記赴三捷，公車留二年③。欲浮江海去，此別意茫然。

① 補注：安西都護府，治龜茲國。天寶十一載，封常清知節度事，韋必爲其書記。

② 朱注：唐御史賜金印朱紱。

韋必兼官御史。

③ 漢書注：公車令，上書者所詣。

此獻賦召試不遇後時。韋就辟而已將隱，送韋兼以別韋也。一、二，由韋合己。三、四，一己一韋。五、六，一韋一己。七、八，由己及韋。通首如羅文然。

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①

韋曲花無賴，家家惱殺人。綠樽須盡日，白髮好禁春。石角鉤衣破，藤梢刺首②。眼新。何時占叢竹，頭戴小烏巾③。

① 通志：韋曲在樊川。

② 南史：劉巖隱逸不仕，常著緇衣小烏巾。

二詩一浪遞下，直瀉劉下韋末聯，反點奉陪作結。○韋曲花繁，乃當時行樂勝地。如公則所謂「侯本恨人」者也，見花之繁，見賞花者之盛，轉覺擾動春愁，故曰「無賴」，曰「家家惱殺」。非盡日騰騰取醉，無由禁此老將至之春光也。下遂激爲遲世之思，曰「鉤衣」，曰「刺眼」，景物若爲之勾引耳。

野寺垂楊裏，春畦亂水間。美花多映竹，好鳥不歸山。城郭終何事，風塵豈駐顏。誰能與公子，薄暮欲俱還④。

○還，還歸城郭也。

此聯蒙上章結聯意而申之。上四，布景閒適，猶所謂「到來生隱心」者也。五、六，露出本旨。「城郭」內盡是「風塵」，「風塵」中百端戕賊。爲公子汨於聲色下砭，正爲自己役於名利收穫也。章曲之西卽杜曲，卽所謂少陵原，公之族屬在焉。其有歸根之志歟？

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^①

不識南塘路，今知第五橋^②。名園依綠水，野竹上青霄。谷口舊相得^③，濠梁同見招^④。平生爲幽興，未惜馬蹄遙。

① 廣文名虔。長安志：塔坡者，在章曲西，何將軍之山林也。

② 張禮《遊記》：第五橋在章曲之西，橋以姓

名。③ 朱注：谷口，謂廣文。

④ 南華經：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。

十首未必一日所成。○此從來路寫起，卻是十首之標題。曰「不識」、「今知」，初遊也。先山林，次廣文，次陪遊，而總括之以「幽興」兩字。既收本首，亦領諸首也。○看來山林以水勝，着眼處在此，向後讀去便知。

百頃風潭上，千章夏木清。卑枝低結子，接葉暗巢鶯。鮮鯽銀絲餽，香芹碧澗羹。翻疑柁樓底，晚飯越中行。

起筆自是初到山林語。此處借點時序。三、四，承「夏木」。五、六，暗藏將軍雅致。盡歎山林而忘其主人，無是體也。故纔入正文卽及之。又妙在卽借風潭點綴，恰好與結聯一串。玩起結，其勝在水無疑。

萬里戎王子^⑤，何年別月支^⑥。異花來

從杜鵑，舊作開

絕域，滋蔓匝清池。漢使徒空到，神農竟不

知。露翻兼雨打，開拆日一作漸離披。

○日華子：獨活，一名戎王使者。仇云：當是其類。

○漢書注：西域外國也。

以下皆鋪敘山林景事。此以其名奇種遠，故專詠之。「匝清池」句，帶定山林，針線細密。

旁舍連高竹，疏籬帶晚花。碾渦深沒馬，籐蔓曲藏一作垂蛇。詞賦工何一作無益，山林跡未除。

盡拾奴彙切書籍賣，來問爾東家。

○此遊當在獻賦被讒不遇之後。

○鄭原傳：原曰：「以鄭君爲東家丘，以僕爲西家愚夫耶？」

此必當時居停之處，故篇首着「旁舍」字，便若以所處爲居室也。而後半之興感，亦自宜發於棲止信宿之中。不然，則首首可以闌入，而獨繫於此，得不爲此詩詬病耶。○三、四，本寫景也。然當履損之餘，見馬沒而悟逐世之徒勞，想蛇藏而長識人之隱中。亦可以拋詞賦，就山林矣。時蓋去獻賦試文未久也。七、八，非謂欲賣書買園，蓋憤讀書無用，將以結避地之鄰耳。山林定在杜曲之東，故曰「東家」。○是詩已似收局，後復以留連得句，遂成十詠耳。

朕剩同水滄江破，殘山礪石開。綠垂風折筍，紅綻雨肥梅。銀甲彈箏用，金魚換酒來。興移無灑掃，隨意坐莓苔。

○古詩：十五學彈箏，銀甲不會卸。

○車服志：武后改佩魚爲龜。中宗初，仍給魚。楊慎曰：杜爲此詩時用

魚矣。李白詩云：「金龜換酒處，係住時舊物耳。」

公之留此，固非一日。此似更端而起，故結處又入「興移」字。○詩則合「坐莓苔」會飲時所成，用倒點法也。前半其景，後半其事。首、二刻劃，三、四風致。「彈箏」、「換酒」，又表將軍。○時已初夏，「紅綻」當指梅實。實初綻時，多有帶紅色者。